

袁越 著

中國文聯出版社

大學城

大学城

袁越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大 学 城

袁 越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5印张 2插页 278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400册

*

ISBN 7—5059—0094—3 /I 66

书号：10355·1094 定价：2.40元

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外国谚语

1

你一定想了解本书主人公李若光，但他到国外考察去了。我还是先把他的女秘书丁茜介绍给大家吧。三年前，当她还在这所大学文学系念书时，曾被誉为是小说家笔下一种怀着对新的、美好的生活憧憬的人物。如今，她既是文学系的助教，又是党委领导的得力助手。今夜，机关大楼轮到校长办公室主任时鸣值班，他正和她研究学生中存在的一些德育问题。电话铃声不时地打断他们的谈话。有市教卫办来联系业务上的一些事宜的；有记者询问李若光什么时候回来的；也有教工反映校水电组某些工人不上门修理抽水马桶的。一般都是几句话对付过去了。而中央路畔副部长办公室打来的那只直线电话，却引起了他俩的一番议论。

“路副部长怎么总是叫秘书打电话？”

“谁知道？”

“他跟邹副校长是什么关系？电话一个接一个都是他

的。”

他们在研究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时，谈到了当前改革及对外开放给大学生所带来的影响，也谈到李若光副校长出国前所关照他们注意的那几个带有典型性的学生。丁茜含笑道：“老李说，这些学生，是我们党的第三代统战对象。”

时鸣听了，点点头，半开玩笑地说：“他的目光已超越了中央统战部长。”

“市里一些领导很欣赏他。”丁茜说。

时鸣点燃一支烟，用烟火向上指了指，说：“有人反对，他明天回来后，日子不会好过。”

“我估计会大闹一场。”丁茜猜测道。

“闹不过人家的。”

“因为那人是个大菩萨，背后又有大靠山？”

“这还需要说吗？”

“我不相信。”

“嗨，你不相信，事实会叫你相信！”

俩人谈论了许久，到八点钟才结束。但她没有回家去，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隔壁的那间大会议室里，坐在党委书记孙升强坐的那把长背靠椅上，借着日光灯的亮光，读一部苏联早期小说《大学生》。

“小丁，”时鸣探进头来问，“你怎么还不回家？”

“还早呢，”丁茜看了一下手表，笑道：“我看看当年布尔什维克是怎样做大学生工作的。”

她低下头继续阅读这部小说，其实，她可以带回家去看，她家住在市委大院，环境宽敞，优雅，母亲是市委文教科书记，哥哥是电影导演，他们很少在家，一个人单独一间房子，看书条件很不错。但她赖着不走，是因为她正在等候一个人。八点半了，她还不见有人在窗外叫她，便合上书，穿上一件式样美观的呢大衣，头上扎了一块火红的围巾，关上灯，跟时鸣打了个招呼，离开了机关办公大楼。

刚步下石阶，路灯下，只见文学系副教授陶玲君迎面而来。

“哟，陶老师，你从桂林讲学回来了？”丁茜带有几分惊喜的神色，含笑问道。

陶玲君向女秘书点了点头，问：“李副校长回国了没有？”

丁茜见她神态庄重，双目充满锐气，而眼圈有些发黑，隐约感到有什么重要的事在她身上发生了。她两眼注视着对方的脸，关切地问：

“还没有回来，你有什么事？”

“几时回来？”

“可能是明天吧。”

陶玲君听了，转身往回走。丁茜心里感到有些不安，起步跟着她一起往校外走。陶副教授是我国古典文学领域的一名女将，大学的两年古典文学课，是由她主讲的。她的严谨的治学精神，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使丁茜感到钦佩的，却是她所具有的大无畏的政治家的风

度。从一些会议上得知，她对学校某些领导是很不满意的，尤其是对改革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提起意见来，她总是毫不留情的。从她的神情看，似乎又对某些问题有了新的看法。

“陶老师，”丁茜和她肩并肩走着，“你一定有什么事等李副校长回来说吧？”

陶玲君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出校门后，她反问丁茜：“你妈妈对我们学校里一些问题是怎么看的？”

“是提升史侃老师当副校长问题？”

“不光是这个问题。我在桂林已给中央路副部长写信了，到必要时，我是想去市委找你妈妈。”

夜晚的大学校园，象一个穿着黑色衣裙，披着薄薄青纱的恬静的姑娘，分外迷人。在朦胧夜色中，远远近近的高大的建筑物在繁星闪耀的夜空上隐现出模模糊糊的轮廓。巍然拱立在理化大楼前草坪上的那棵百年高龄的大樟树，在众星衬托下，那向远方伸展的巨大而繁密的树冠，在阵阵夜风中轻盈地舞动着。形似渔家少女的一盏盏路灯早已亮了，这宛如顶着竿笠的六角形的玻璃罩子里，清白色的柔和的电灯光，把周围的高大的梧桐树的枝叉和残叶映照得清清楚楚。这宛如油画一般的校园夜景，并没有勾起丁茜的兴趣，也许，她对这一切太熟悉了。自李若光出国后，校园里令人烦心的事一件接一件的，很明显，有人正削尖脑袋钻改革的空子。刚才，陶玲君副教授没有说不正之风的具体内容，但丁茜是清楚的。如果读者要知道是哪

些人在进行卑下的勾当，本书随着事件的展开，将会有层次地一一向你介绍，这里，我趁女秘书~~下~~冒着寒夜的风，踩着重重树影在校园的大道上行走时，先向诸位透露一点信息：被陶副教授指控的主要人物共有三个人：一位是全国闻名的学术权威，因为他是一个“大菩萨”，中央又有人给他撑腰，这样的人，我是不便点他名的。另两位倒是可以点名的。一位是文学系主任裴正卿，五十多岁，共产党员，他的形象特征是：身体臃肿，秃头四周有一圈卷曲的黑发，此人的性格特征可归纳为一个字：霸。另一位是文学系的副教授史侃，也是共产党员，此人风度翩翩，颇有学者风度，他的性格特征我却很难用一、二个字概括，在阅读本书过程中，读者自会了解。此刻，他正在裴正卿主任家里作客。两个人正关在那间小小的书房里进行密谈。

裴正卿得意地说：“把方坤生流动出去，姓李的恐怕连做梦也想不到。听说陶玲君正在大喊大叫，为方坤生抱不平呢。”

“权在你手里，谅她也不能怎么样！”史侃奉承道。

裴正卿满脸霸气地哼了一声：“她要太过分，我也请她走！”

史侃望了裴正卿一眼，又说：“李若光明天回校后，知道这事，一定会暴跳如雷。”

裴正卿气鼓鼓地说：“我不是一个好欺的人！”

“你昨夜去找邹副校长了？”

“是的。他说，你系主任有权，就是要运用这个权，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还说，有些问题，他见到市里领导要说一说。”

“市里领导！郝书记？”

“唔。”

“郝书记不是很赏识这个人，传说还想叫他去接她的班呢！”

裴正卿面色阴沉，忿忿道：“正因为这样，更需要吹吹冷风。”

“叫谁去吹？”

“这你用不着问，我已安排好了。”

史侃说：“叫人担心的是：丁茜站在姓李的一边，李会通过她去做郝书记工作的。”

裴正卿伸手摸了摸秃头上的黑发，又得意地笑道：“此路如果有障碍，邹副校长说，他会向路副部长说的。”

“我当副校长的问题，邹副校长告诉杨副部长了吗？”

“这事当然比方坤生外流问题更为重要，昨夜刚通过电话，是他的秘书接的。”

这时候，丁茜正向校本部对面的家属宿舍区走去。她等待的那个人会在哪里呢？经过大门传达室时，她打了个电话到他家里，传来了一个老妇人的声音：“他在学生宿舍，你是谁？”丁茜说了声“谢谢”，便把电话挂断了。

她折身朝东走，几分钟后，她来到学生宿舍区。文学系学生集中住在四号楼——这是幢由灰砖砌成的屋顶带有民族式样的四层楼房。在底层狭长走廊的路灯下，几个热心于宣传工作的青年学生正蹲在地上出黑板报。她无法看清全文，只是从抄写者，报头设计者及几名旁观者的身缝间，约略看到里边有这样几句话：“……我们是中国人，爱国主义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树立起伟大而崇高的信念……”丁茜对这些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语句颇有感触。这些年来，象这样的文字似乎不甚多见了，它如同突然从地面上冒出一股清泉，令人清醒，振奋，快活。她没有久留，看了看，便沿着楼梯往上走。当她绕着楼梯快登上二层楼面时，从201室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带有几分傲气的朗诵声——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
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
搀合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

谁在朗诵这诗歌呢？丁茜知道，这是英国著名的现代诗人托马斯·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的开头几句。当她快走近201室时，貌似初中生一般的小个子黄健端着一盆洗脚水从里边匆匆走出来，差一点撞在她的身上。

“哦，对不起，对不起。”黄健光着脚板，穿着塑料拖鞋，可爱的孩子脸上挂着笑容，朝丁茜瞧了瞧，“你找谁？”

“孙昂老师在吗？”丁茜向前迈了一步，探头往房间里看了看。”

“他刚才在这儿。”黄健回身向正在房里对着一面小圆镜梳理亮光光头发的青年说：“喂，白非，白诗人！孙老师走了吗？”

“谁找他？”白非放下小梳子，一边伸手摸弄他那象假发套一般的长长的头发，一边很有架势地一步一步往门口走来。丁茜曾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起过这位文学系著名的“白诗人”。现在终于亲眼目睹了。他穿着发亮的中跟牛皮鞋，款式奇特的牛仔裤包住他两条瘦长的腿，上身穿的那件毛料外套，象是西装，又象是青年装，毛线领子外边，围着一一条纯是用来装饰的印花绸围巾。他那张下颏尖尖的小白脸，朝着站在门外的丁茜轻轻晃动了一下，那双丹凤眼注目地望着丁茜的眼睛，忽然大声说：

“哦，我以为是谁，原来是你——校长女秘书！”

“白诗人，你好！”丁茜含笑道，“我找孙昂老师。”

白非说：“孙老师在搞‘自留田’——正在组织我们学生为他抄电影剧本。”

黄健用夸张的声调说：“一部由史侃和孙昂合编的《中外电影名片荟萃》，将在文坛上洗人耳目！”

白非象突然想到什么，扬了扬夹着香烟的手，问丁茜：

“喂，听说史侃要登上大学副校长的宝座了，有没有这回事？”

丁茜见白非倒很关心史侃升副校长的事，反问道：“你这位诗人，消息可灵通，是听谁说的？”

“你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不知道。”丁茜老练地说。她不见孙昂人影，又和白非他们谈笑了几句，便往回走了。

这时，白非追上来，塞给丁茜一张纸条。丁茜含笑望了白非一眼，打开纸条一看，上写：“如果史侃当上副校长，有一个公民将会站出来说话！”她抬起头，注视着白非的丹凤眼，只见他眼神间游动着一种复杂的表情，整个面容变得凝重了。“小调皮”黄健跑了过来，伸手想抢纸条看，丁茜急忙把那条子塞在手提包里，“有必要的話，你随时可以来找我。”她向白非点了一下头，离开了四号楼宿舍。

“他会在哪里呢？”丁茜离开学生宿舍时，对孙昂的失约表示谅解。这位比她大几岁的文学系助教，对电影理论有执着的追求，他醉心事业，忘了约会，真有趣！她越是这么想，越是想找到他。她顶着寒风，步子轻快地往校门方向走。不一会儿，她已穿过横贯在这大学城中央的宽阔的柏油马路，沿着一条黑黝黝的道路往前走，不觉来到近几年拔地而起的教工大楼住宅区。当她来到一幢奶油色

的六层大楼前，在一棵冬青树旁踌躇了好一会儿，伸手理了理被风吹起来的火红的围巾，上楼去了。

门上印着303的白漆字体。这里是校党委书记孙升强的家。前来开门的是孙升强的妻子——一位带有浓重农村风采的小脚老妇人。

“于妈妈。”丁茜向老人亲切地叫道。

“哦，小丁，”于妈妈和善地望着来客，“你是找孙昂吧？他出去了。”

丁茜的脸蛋红了一下，为了掩饰，她急忙说：“不，我是找孙书记。”

“他也出去了。”

“哪儿去了？”

“听说老李快从国外回来，他去他家看看。这老头，天天盼他回来呢！”老妇人呵呵地笑着。

丁茜抿着嘴笑了一下，说：“那我走了。”

“嗨呀，”于妈妈拉住丁茜的手臂热情地说：“进来坐一会儿吧。”

丁茜跟着女主人进了这由三室一厅所组成的套房。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室内响起。丁茜见于妈妈听罢电话，直皱眉头，不禁发问道：“谁来的电话？”

“那个裴正卿呗！”于妈妈脸上那条条皱纹间，绽出不快的神色。

“什么事？”

“要孙昂马上到他家去。”

丁茜眉尖蹙了蹙，问：“他常来找他？”

“他平时很少来我家，”于妈妈喃喃说道，“上星期，老孙到北京开了几天会，他不断来找他，有一天夜里，两个人关在房里，谈到半夜还不想走。”

这时，突然响起了“砰砰”的敲门声，于妈妈上前打开门，只见一个中年男子站在门外，他中等个子，背微驼，黑亮的长长的头发象妇女一样紧贴耳跟，两手撑腰，两眼闪射着愤怒的光芒。

“孙书记在吗？”他问。

于妈妈看他这副样子，简直有点害怕，问：“你是学校里的教师吧？”

那人咧开嘴，似笑非笑地说：“一名受害的教师。”

丁茜一听，声音很熟，迎出去一看，原来是文学系讲师仇雪武，他教过她的书。她忙上前笑道：

“仇老师！你找孙书记？他出去了。”

“有什么事吧？”于妈妈陪笑道。

仇雪武大声道：“我要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丁茜作为一个校长秘书，知道仇雪武指的是“外流”问题。她说：“仇老师，里边坐一会儿吧！”

于妈妈见丁茜跟他很熟，也热情地说：“请进来坐一会儿吧！”

仇雪武无意入门，大声嚷道：

“报上天天登：要尊重知识，要尊重人才，可我们系里却有人借改革之名，糟塌人才，我向孙书记写了两封

信，为什么不给我答复，共产党书记，还管不管事？”

“据我所知，你的信已转人事处了。”丁茜说。

仇雪武大叫道：“就这么一转了事？这哪象共产党！”

“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告给孙书记。”丁茜用安抚的语气说道。

仇雪武思索片刻，问：“李副校长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你去找他吧。”丁茜说。

“都是官僚！”仇雪武悻悻地走了。

于妈妈关上门，问丁茜：“这位老师好象有一肚子怨气？”

丁茜说：“有的事，领导有责任，也难怪他。”

丁茜的心头象蒙上一层阴云，感到很不舒畅。是仇雪武的话刺痛了她的心？不，不，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何况仇雪武只是在遭到厄运的情况下，说句过火的话而已，有什么了不起。而真正使她感到不安的倒是那些耍权术的人，谋私利的人！

夜很深了，丁茜告别于妈妈，回到那条幽静、宽敞的柏油马路上，准备乘电车回家。忽然，一辆打着两道强光的小轿车渐渐地向她靠近。她对那照在她背部的光十分反感，侧过头用抗议的目光向后瞥了一眼，但眼前一片亮光，什么都看不到，且听得邹大曙副校长在叫唤她名字。她止步朝停在她身后已熄了灯的轿车望去，只见邹大曙从那半圆形的后车窗里探出半个大脑袋，抬起一只手，推了

一下那副颇为时髦的“熊猫”有色眼镜架，问丁茜：

“北京来过电话吗？”

“下午，路副部长的秘书打电话找你。”

“怎么说？有没有提到史侃当副校长的问题？”

“电话不是我接的，我不知道。”

“李副校长是明天回来吗？”

丁茜轻轻“唔”了一声，她觉得他问得有点反常，因为，他早已知道李若光明天要回国了。

2

第二天，李若光副校长从国外考察归来了。他所乘的三叉戟大型客机在一万公尺高空的云海上飞行时，他那围着黑色印度绸围巾的妻子肖仁瑾及女儿李静已等在机场上了，约模过了半个多小时，飞机才吼叫着进入上海上空，盘旋之后徐徐着落。李若光风尘仆仆地走下飞机。他衣着考究，穿在深灰色呢大衣里边的是一套高级呢制西装，雪白衬衫领子上，扎着一条素色的领带，头上戴着一顶与呢大衣同样颜色的搭扣帽，脚穿一双式样大方的黑亮牛皮鞋。他这番装束，给人有一种神情洒脱，风度不凡的印象。

李静见父亲快步向她们走来，亲热地叫喊着“爸爸！爸爸！”兴奋得扑了过去。她一手拉着父亲的左手臂，一手帮父亲提着旅行包，边走边撒娇地说：“出去一个半

月，象出去一年半，可把我想死了！”

李若光向妻子一笑，侧过头去对女儿说：“十八岁了，还象个小孩。”

“你身体好吗？”肖仁瑾温柔地笑问道。

“过得去。”李若光手拎随身提包，和妻子、女儿一起钻进一辆浅灰色的小轿车。肖仁瑾看到，这位平时在她面前很少有笑容的丈夫，此刻却不时地绽出微笑。

“静静，”李若光解开大衣的钮扣，对坐在司机旁边的女儿说：“厕所打扫得怎么样了？”

李静没有回答，只是转过半个脸来向父亲作了个鬼脸。

小轿车刚启动，李若光忽听得有人在叫“李副校长”，他侧过头来，透过那扇半圆形的小窗望去，只见有位身材修长，风度潇洒的中年男子向小轿车小步跑来。

“这不是文学系的史侃么。”李若光伸手轻轻拍了一下司机小马的肩膀，示意等一下。

肖仁瑾瞅了车窗外一眼，点头道：“他就要当副校长了。”

李若光一愣，他和妻子相对一视，“是真的吗？”

肖仁瑾见丈夫的脸色一下阴沉了，心不由猛跳了一下。

“快出去一下，他在车外等着呢！”肖仁瑾轻轻地说。

李若光跨出车去，有礼貌地招呼道：“史老师，你好！”

史侃满面春风，彬彬有礼地握住李若光的手，笑哈哈